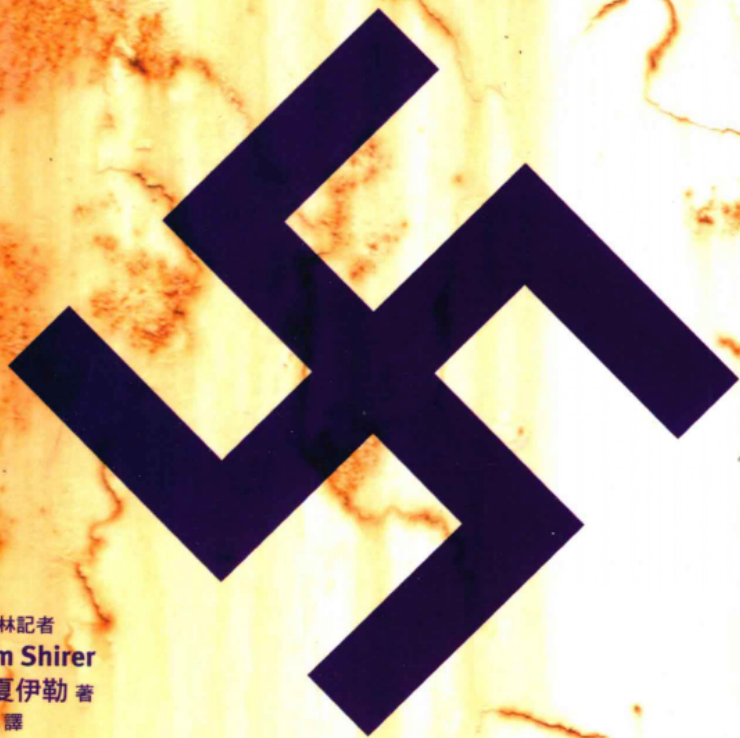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四 | 末日的開始與第三帝國的覆亡



CBS駐柏林記者

William Shirer

威廉·夏伊勒 著

董樂山等 譯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進行刺殺任務。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和我們的後代證明，德國反抗運動的成員敢於走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為此冒生命的危險。同這個目標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無足輕重。」

——德

。他錯估蘇聯紅軍的實力，讓成千上萬的德軍身陷雪
小的集中營，執行各式各樣異想天開的「科學」計畫，
殺死猶太人，或是讓俄國戰俘裸身泡在冰水中，只為

德國不是只有納粹。德國的大學生在三〇年代初期，曾經是最狂熱的納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統治使他們幻想破滅了。慕尼黑曾經是產生納粹主義的城市，現在卻成了學生反抗運動的溫床。慕尼黑大學的蘇菲·蕭爾，利用「白玫瑰」為代號祕密通信，在各大學進行反納粹宣傳，最後在二十二歲時上了斷頭臺。

具有優良傳統的德國陸軍軍官們再也無法忍耐，他們無法坐視整個德國要一起隨元首陪葬。隆美爾、維茨萊本、卡納里斯等一代名將各自領導反抗行動，最後都獻上自己的生命。其中以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暗殺行動最為驚險。獨眼、斷指的陸軍中校史陶芬堡，集所有普魯士陸軍美德於一身，他將領導這次規模最大的反抗運動，最後也以自己的生命彰顯德國精神。

至於希特勒。在他生命的最後道路，毒死了他心愛的狗，命令祕書焚毀檔案中的殘餘文件。過了一會兒，眾人聽到一聲槍響，看到希特勒的屍體趴在沙發上，愛娃躺在他的身旁。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這是希特勒五十六歲生日後的第十天，是他擔任德國總理、建立第三帝國以來的整整十二年又三個月。第三帝國的壽命只不過比他多活了一個星期。



ISBN978-986-6723-43-8

EAN9789866723438

GGK0142

NTD35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 © 1960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d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左岸 | 歷史 142

第三帝國興亡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卷四：末日的開始與第三帝國的覆亡

(Book 5. Beginning of the End ; Book 6. The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作者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譯者 董樂山、鄭開椿、李天爵、李奈西、周家驂、
沈蘇儒、陳廷佑、趙師傅、程祁昌
總編輯 黃秀如
責任編輯 許越智
封面設計 鄭宇斌
電腦排版 宸遠彩藝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總監 曾大福
出版版 左岸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 - M a i 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左岸文化網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0年08月

定價 350元

I S B N 978-986-6723-43-8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四：末日的開始與第三帝國的覆亡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ook 5. Beginning of the End
Book 6. The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著

董樂山等 譯

目次

第五篇 末日的開始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006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臺——096

第二十九章 盟軍進攻西歐和刺殺希特勒行動——124

第六篇 末日的開始

第三十章 征服德國——228

第三十一章 眾神的末日：第三帝國的末日——261

簡短的尾聲 | 312

致謝 | 316

注釋 | 319

參考資料 | 334

第五篇

末日的開始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雖然希特勒從來沒有畫出全面詳盡的藍圖，但從繳獲的文件和實際發生的情況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新秩序：一個由納粹統治的歐洲，它的資源供德國利用，它的人民作為德意志民族的奴隸，「不受歡迎的分子」必須滅絕——首先是猶太人，其次是東方的斯拉夫民族，特別是他們之中的知識分子。

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Untermenschen）。在希特勒看來，這些人根本無權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給德國主子當奴隸、耕耕地、開開礦，也許還有點用處。東方幾個大城市：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華沙，必須永遠從地球上消滅掉。

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希特勒便明確指示，要把列寧格勒「從地球上消除掉」。在包圍了列寧格勒以後，要用炸彈和炮彈把這座城市「夷為平地」，全市人民（三百萬）也要隨之消滅。俄國人、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須毀滅乾淨，也不許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們發達的工業設備要加以拆除，運到德國。這些國家的人民只許從事農業，以便生產糧食供應德國，而留給他們自己的糧食，只夠勉強維持生命就好。納粹首領們認為，歐洲本身必須成為「無猶太人」的歐

洲。

「一個俄國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絲毫不能使我感到興趣。」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在波森對黨衛隊軍官發表一篇機密講話時這樣說。希姆萊這時是黨衛隊和第三帝國整個警察系統的領導人，其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掌握人民的生殺予奪大權，不僅對八千萬德國人，也包括兩倍於此數的被征服人民。希姆萊又說：

如果這些民族在改進我們的血型方面有些優點可以利用，則利用之，必要時還可以把他們的兒童擄掠到德國來，由我們撫養成人。這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還是像牲畜一樣餓死，我全都不感興趣；只有在需要他們成爲我們的文化奴隸時，我才對他們感到興趣。我之所以關心一萬名俄國婦女在挖反坦克壕溝時是否累死，不是爲了別的，只不過是想知道她們爲德國建築的反坦克戰壕完成了沒有……¹。

一九四三年希姆萊在波森發表的這次講話，下文還要談到，因爲它涉及新秩序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他發表這次講話以前很久，納粹領導人對於如何奴役東方人民的問題，就已提出一套主張，並擬定了計畫。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五日，希特勒已經決定了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個斯拉夫民族——的前途。他們之中的半數將被「同化」，其主要辦法是把他們送到德國去當奴隸和勞工。另一半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則乾脆「消滅掉」，有一份祕密報告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就是用「消滅掉」這個字

眼²。

兩個星期以前，十月二日，元首對於他將要征服的第二個斯拉夫民族——波蘭人，也已明確了思想。他的忠實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遺下一份載有納粹計畫的長篇備忘錄。希特勒曾對波蘭總督漢斯·法朗克（Hans Frank）以及其他官員講述這個計畫的要點³。希特勒強調說：

波蘭人生來就該專門幹下賤的勞動……不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波蘭人的生活必須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蘭人很懶，必須強迫他們從事勞動……波蘭的總督轄區只是用來取得一般勞動力……德國每年需要的勞工可以從那裡獲得。

至於波蘭的教士：

他們應按照我們的要求傳教。若有教士不按我們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務在於使波蘭人安分守己、愚昧無知。

還有另外兩個階層的波蘭人需要對付，這個納粹獨裁者也沒有忘掉談起他們。

必須記住，不能讓波蘭紳士階層生存下去；哪裡有這種人，就必須把他們消滅掉，不論聽起來多麼殘忍……。

波蘭人只應該有一個主人，就是德國人。同時存在兩個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絕不允許的。因此，必須把波蘭的知識分子、一切代表人物都滅絕。這聽起來雖然殘忍，但生活的法則就是如此。

德國人把自己當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須做他們的奴隸。這一套癡心妄想在對待俄國人方面表現得尤其狠毒。德國駐烏克蘭專員、殘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在基輔的演說中，完全暴露這種狠毒用心：

我們是「主宰民族」，我們必須嚴厲而公正地進行統治……我要取走這個國家的一切財富。我到這兒來不是降福布祥的……這裡的居民必須勞動、勞動、再勞動……我們來到這裡絕不是給他們散發靈糧神食。我們來到這裡為的是給勝利打基礎。

我們是一個主宰民族，我們必須記住，即使最下賤的德國工人，從人種上和生物學的方面看，也比這裡的居民高貴千倍⁴。

不到一年之前，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當德軍逼近俄國的窩瓦河和高加索油田時，希特勒的黨務秘書和他的得力助手馬丁·鮑曼給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寫了一封長信，重申希特勒對這個問題的觀點。羅森堡的德國東方佔領區事務部有一個官員把這封信的要點概述如下：

斯拉夫人該為我們勞動。一旦我們用不著他們了，可以讓他們死去。因此，強迫他們打預防針

以及由德國爲他們提供醫藥是多餘的。不需要繁衍斯拉夫人的後代，讓他們盡量避孕或人工流產。讓他們受教育是危險的，算數能數到一百就夠了……每多一個受教育的人就多一個未來的敵人。我們把宗教留給他們，作爲他們消愁解悶的一種方法。至於糧食，除了絕對必要的數量之外，一點也不能多給。我們是主人，先得顧我們自己⁵。

德國軍隊進入俄國之初，在許多地方，那些長期受到史達林暴政壓迫和恐怖統治的人，都把他們當成解放者。戰爭初期，俄國軍隊還發生過成批開小差的事。特別是在被俄國佔領不久的波羅的海地區，以及在獨立運動始終未被完全撲滅的烏克蘭，許多人由於能從蘇聯的統治下獲得自由——哪怕解放他們的是德國人——而感到歡欣鼓舞。

當時在柏林有少數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採取懷柔政策，答應把俄國人民從布爾什維克的虐政下解救出來（給他們宗教自由、經濟自由，把集體農莊改爲真正的合作社），最後建立一個自治政府，這樣就能夠把俄國人民爭取過來。當時不僅佔領區的俄國人可能與德國人合作，而且非佔領區的俄國人也會在史達林的暴政下爭取解放。抱有這種看法的人還說，如果做到這一點的話，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崩潰，紅軍將會瓦解，正如一九一七年的沙皇軍隊。

但是，納粹在佔領區的野蠻統治和德國征服者常常公開宣布的意圖，很快就破壞這種可能。德國征服者的意圖就是：掠奪俄國土地，奴役俄國人民，並把德國人移民到東方來。

德國的奧托·布勞蒂加姆（Otto Brautigam）博士對於這種災難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壞的一切良機，做了再透徹不過的說明。布勞蒂加姆是職業外交家，又是羅森堡新建立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的政

治司副司長。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寫給上級的極機密報告中，大膽指出了納粹在俄國所犯的錯誤。

我們剛到俄國的時候就看出當地居民厭惡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們急切地期待著一些新口號，期待有人能為他們的未來生活提出較好的前景。德國人有責任提出這樣的口號，但是這些口號卻至今未提出來。當地人民把我們當作解放者，歡欣鼓舞地歡迎我們，願意為我們效勞。

事實上，口號倒是提過一個，但是一下子就給俄國人識破是什麼貨色了。
布勞蒂加姆繼續說：

這些純樸的東方民族以他們天生本能就立刻發現，「從布爾什維克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口號，只不過是德國人奴役東方民族的幌子……工人、農民很快便看出，德國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具有平等權利的夥伴，而只是利用他們來實現德國的政治、經濟目標……我們自以為是，毫不客氣，把一切政治經驗都置諸腦後……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對待東方佔領區的民族，認為上帝賦予他們的任務只是替德國人當奴隸……。

布勞蒂加姆說，還有另外兩件事情讓俄國人反對德國人：虐待俄國戰俘和強徵俄國男子和婦女當奴隸勞工。

幾十萬俄國戰俘在我們的戰俘營裡餓死、凍死，這對我們的朋友和敵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麼秘密……現在我們又看到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戰俘像蒼蠅一樣餓死之後，卻又從東方佔領區招募百萬勞工到德國來……。

我們到處肆無忌憚地糟蹋斯拉夫人，我們所使用的「招募」辦法也許只能從最黑暗的販賣奴隸時代找到淵源。經常抓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論健康與否或年齡大小，一批批的勞工被運到德國……。

大批消滅俄國戰俘和徵用俄國奴隸勞工的事，對克里姆林宮已不是什麼秘密。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就曾發出照會，對「消滅」俄國戰俘正式提出外交抗議。一九四二年四月，他又對德國奴隸勞工計畫提出抗議。布勞蒂加姆在報告中總結說，德國在俄國的政策和措施已經「遭到東方民族的極大反抗」。

我們的政策已迫使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結成了反對我們的聯合陣線。俄國人今天之所以以無比英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進行戰鬥，正是爲了爭取他人承認他們的尊嚴。

布勞蒂加姆博士在結束他的長達十三頁的備忘錄時，以肯定的語氣要求徹底改變現行政策。他說：「我們必須向俄國人具體說明他們的未來命運。」⁶

但是這種呼聲在納粹德國無人理睬。我們在前邊已經談過，希特勒早在進攻俄國以前，就發過指示告知屬下如何對待俄國人。他這個人一經做出決定，誰也不能勸他改動分毫。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凱特爾（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羅森堡、鮑曼和拉麥斯（Hans Lammers，帝國總理府長官）到他的東普魯士大本營開會，再次說明他的新征服區計畫。當時，德國對俄國發動進攻還不到一個月，但從德國的初期勝利中已明顯看出，很大一塊俄國領土即將淪入德國人手中。他在《我的奮鬥》中曾清楚表明德國要從俄國取得廣大的「生存空間」，現在這個目標終於實現有望了。從鮑曼起草的會議祕密備忘錄（已在紐倫堡披露）⁷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這幾個得力副手都能清楚瞭解他在這方面的意圖。他還告誡說，他的意圖不得「公布」。希特勒說：

公諸於世是沒有必要的，問題主要在於我們自己必須弄清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千萬不可使人察覺到最後解決從此開始。我們也不要因此而不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槍殺、易地移植，等等——我們要採取這些措施。

希特勒接下去談到，在原則上，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樣的任務，即按照我們的需要來切開這塊蛋糕，以便能夠：第一，統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

他說，他並不在乎俄國人已經下令在德國戰線的後方進行游擊戰：「他們進行游擊戰，我們就可以消滅任何反對我們的人了。」

希特勒解釋說，總而言之，德國要統治遠至烏拉（Ural）為止的俄國領土。在這一大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國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接著，希特勒又逐個地談到如何分割俄國這塊蛋糕：

整個波羅的海地區必須與德國合併……克里米亞將成為德國領土，外國人必須全部從那裡撤走，只留德國人在那裡安家立業……科拉（Kola）半島將由德國佔領，因為該地有大片鎳礦。必須謹慎地進行準備工作，以便把芬蘭歸併到德國，使之成為聯邦中的一個邦……元首將把列寧格勒夷為平地，然後交給芬蘭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庫（Baku）油田成為「德國的租借地」，把窩瓦河一帶的日耳曼人聚居區歸併過來。在討論到將由哪些納粹領導人管理這些新領土時，一場劇烈的爭吵發生了。

羅森堡表示，他想起用馮·彼得斯道夫（von Perersdorff）上尉，因為他有特殊功績；大家聽了莫不驚訝，人人都表示反對。元首和帝國元帥戈林都著重指出，馮·彼得斯道夫肯定是個瘋子。

在討論如何最有效地統治被征服的俄國人時，也有過一番爭論。希特勒建議德國警察應配備裝甲